



爸爸曾给素不相识的谢东闵作担保

3



许燕吉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,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,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:不羨靓果枝头,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,尽力成为‘有用的人’,也充实自信。”

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,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。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,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,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,其间的艰辛曲折、酸甜苦辣,称得上传奇故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爸爸猝然离世,很多人来送行,我难过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。

传奇人生

父亲在世前发生的很多事情,我仍然记得很清楚。

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,或清算我们俩的错误,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。爸爸一进门,马上“结业”,我们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,快乐无边。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“劣迹”,就是知道,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,因为他喜欢孩子,而且见孩子都喜欢。公公说他是“孩子头”,妈妈说他“不分大小”,的确,我们和他一起玩时,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。

抗战时期,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,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。小客人也常有,我们就成了伙,玩捉贼,玩捉迷藏……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。我们藏得严严实实,大气都不敢出。爸爸过来,先转上两圈,假意找不到,然后趁我们不备,猛地捉出一个,“小俘虏”被他举得高高的,大家就一哄而出,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,攀他的胳膊来救“小俘虏”。喊声、叫声、笑声,吵得热闹非凡。他在释放“小俘虏”前,必须尽情亲吻一番。他留着三撇胡须,挺扎的,凡被亲的,都两手捂着腮,以做抵御。有时到朋友家去,门一开,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,就会一拥而上,欢呼嬉笑,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。

冬天,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,要他给我们“演戏”,他总是应允的。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,蒙上床单当剧场,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。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,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,他说“啵啵”就开戏了。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,虽然这两个“演员”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,但“配音”很出色,“文武场”也很热闹。

常演的剧目有《武松打虎》《岳母刺字》《乌盆记》等,一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才去散场。几十年后,我第一次看京剧《乌盆记》,就觉得像看过,细一想,恍然大悟,爸爸的拇指戏演过。

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,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,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,博得全场叫好。他也会乐器,会吹笛,还会唱闽南戏。爸爸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位音乐人,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,也写过许多歌词,有时候也自己谱曲。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,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。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《纪律》,歌词是:“在上学前,床铺要叠起,在讲堂内,文具要整齐,所做不苟且,件件有条理,那就叫作有纪律……”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、孩子们写的。

夏初,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,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。他给我们讲故事,讲天文地理,古今中外,林林总总,随口道来。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。他也教唐诗,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,就教我背“北斗七星高,哥舒夜带刀……”也不给细讲,自己领会去。我想着,一个人黑天半夜带着大刀,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,不敢过去,总之,怪可怕的,就记住了。其实大相径庭。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,大概都是通过些故事、谈话,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、观念传递给了我们。等我人到中年,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,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,我完全能接受,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。

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,上了车,爸爸就不见了。妈妈说,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。等我们下车,爸爸才与我们会合,司机还探出身来和爸爸挥手告别。端午节看龙船比赛,也是妈妈带着我们,远远看去,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。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、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。有一天中午,妈妈开车去接他,也捎上了我和哥哥。正在车里等着,妈妈叫我们看,爸爸正搀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,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助的。

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,我们管这些人叫“求帮的”。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。记得只有一位,爸爸没帮助他。那是个中年男子,穿的是西服,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。爸爸很生气,说中国人和中国人,为什么要说英语,请他走。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,还是用的英语。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,就离开了。我趴在窗户上,看那人没趣地走了。爸爸说,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,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。

有位中国台湾青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,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,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,也爽快地给他作了保。这人就是后来中国台湾政界的“大佬”谢东闵,20世纪80年代,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给我妈妈,向我们问好。

爸爸和他的学生也很亲近,常有学生到家里来,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“游乐会”。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,制作游戏道具,准备奖品,布置会场,还要做些点心之类,

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。每学年,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,也到我家来排练,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,但总把我“拒之门外”。我听得见,看不到,很生气。我知道,爸爸有时还带他的学生们出游,从不带我,大概是怕我又赖着不走,让学生背。

爸爸爱说笑话,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笑料,也会拿妈妈和我们俩来调侃,但对婆婆,绝不因为她的出身而不尊她为长辈。对袁妈、刘妈也很客气有礼,就是提出批评,也只是说以后不要如何如何了。

在中国香港,我们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伯伯家了。爸爸和陈伯伯是同道,这是一层;我外祖父在陈公三立家做过教师,教过大陈伯伯衡恪,这又是一层;陈伯伯初到香港时,陈伯母就生了病,妈妈把他家两个女儿——流求和小彭接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,我们四个小孩玩得热火朝天。有这么上上下下的三重关系,自然就非同一般了。他家搬过好几次,最后在九龙边一个叫Happy House的小区住得最久。到假日,妈妈开了汽车,我们就去了。爸爸和陈伯伯二人谈起来没完没了,我们也不去缠他。流求带了我们到后山上玩。我们四个跑呀,追呀,还满山探寻。找流求、小彭玩,是我哥哥最开心的事。

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,他不吃肉,和我爸爸一样,所以他就在我们家搭伙。晚上,爸爸、妈妈若是出门去了,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婆婆、袁妈、刘妈聊天,讲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,我也挤在刘妈身边好奇地听着。我小时候就感觉到,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。

回国后,高敏加入“中国明星羽毛球队”

10



高敏 著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,首次推出自传励志书《敏·感:人生没有规定动作》,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。

和很多普通人一样,高敏从逆境中起步,经历被看轻、挫折、迷茫、犹豫,通过不断面对、考问和改变自己,她决战于全运会、亚运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世界杯、世锦赛、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,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,成为一代跳水皇后。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、思考和体悟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1992年,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后,高敏决定退役,先到美国和加拿大教跳水。

名人自传

2005年回国后,我加入了一个“神秘组织”——中国明星羽毛球队。

中国明星羽毛球队成立于2003年,是“非典”后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、中国羽毛球协会特批的一个由影视、歌手、世界冠军等名人组成的公益性团体,主要通过举办各种公益性文化和体育活动,推动文体事业发展。这个帽子很大,其实就是一帮所谓名人扎堆强身健体。在这里,名人不再是名人,想将胳膊就捋胳膊,想坐地上就坐地上,想开怀大笑就开怀大笑。

2007年2月的一天,明星羽毛球队秘书长突然来电,要求我必须参加当天的训练,因为庆姐(刘晓庆)说大家好久都没见到我了。

一到训练场,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相,要打完球头发就该乱了。我第一个跑到庆姐身边,我这么喜欢她,是因为她总是朝气蓬勃,为人爽气,跟她一起吃饭从来不让我买单,嘿嘿。我们站在一起,任由秘书长照了无数张不同表情的照片,照完后我们围着他,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这张不行,那张也不行,吵得他的头都大了。

比赛开始了,第一局我跟教练陈晨对阵围棋大师刘小光和阿峰,没想到他们太不是对手了,一上来我们的领先势头就不可阻挡,小光赶紧搬来救兵孙涛,不过还是不管用,我和陈晨最后还是以2:1取胜。

不幸的是,最后一球我把脖子给拉伤了。我找了些冰放在脖子上,被杨凌看见了,本以为他会安慰我两句,没想到他竟没心没肺地说:“现在北京台正在找林黛玉,我看你够格。”我顿时哭笑不得。

这时大家又打完一局球,哗啦啦往地上一坐开始休息,我跟江娜围着小光直直地盯着他,直到他被盯得浑身都不自在,才放过了他。我们又去逗教练陈晨玩,就在我们哈哈大笑时庆姐过来了:“让你们训练,瞧!你们倒在地上玩上了。”说完,她自己往地上一坐笑了起来。

就在这样平凡琐碎的生活里,我逐渐爱上了各种形态、各种颜色、各个种类的植物,它们爬满了我的阳台、我的院子、我的生活。

有时候累了,我会去花木市场,即使什么都不买,在里面走上一个小时都觉得挺开心。我常常因为在花市看新上市的品种,而忘了时间。

有时候,我会去批发市场买回来很多菜,分给我的邻居、朋友,享受他们收到菜时的小惊喜。我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各种花草和蔬菜,每年到了4月,就开始翻土和育苗,用手刨开一层层泥土的时候,潮湿、清新的气息一下子钻进心里,感觉瞬间穿越了。翻土一般需要两天时间,才能种下种子,然后等待它们破土,等待它们绿满庭院。

和以前运动员生涯总是全力以赴争冠军的生活相比,今天的我与柴米油盐“打”斗,享受着草木如歌的生活。在阳台一大片绿植前,我看到每一种生命都在尽力展现着自己的坚韧、自己的美、自己的好。

我是高家唯一的女儿。爸爸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,他们三兄弟的子女中,只有我一个女孩,在家族中自然是“千金宝贝”了。

妈妈说,她怀我时吃了太多水果,我一生下来,哭声响亮,可是一看见毛主席像,就不哭了。接生的医生说:“这个娃儿真敏感,就叫她高敏吧。”

爸爸和妈妈是在四川财经学院读书时相识、相爱的,从此风雨无悔携手相伴了几十年。爸爸是个体育迷,上中学时便是重庆市的少年游泳冠军和纪录保持者,后来又成为大学足球队的前锋。我想,我在运动上的天赋和出色的身体条件,肯定是从他那里遗传的。

小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要比普通人家宽裕一些,那时,我拥有了自贡市第一辆儿童三轮车。不过,爸爸妈妈并没有因此特别宠我,反正零花钱我基本没有。

9岁那年冬天,我进入自贡市跳水队。爸爸每天一下班就到游泳池来看我跳水,有时还对杨老师提一些问题。时间长了,他也成了半个教练。我相信他一定在为我感到骄傲,只是别的队友没有一个人的家长来看训练,我对爸爸每天都来游泳池感到不满,不准他来看,于是他就在游泳池对面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地看着。每天看我跳水成了爸爸那段时间里最重要的事。

1980年8月,我参加了在攀枝花市米易县举行的四川省业余体校跳水比赛,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。

临走前,妈妈说过一句话,让我至今记忆犹新:“你脸上一定要有笑容,那样跳得才美。站在板上要微笑,不要让人看出你紧张,要有自信。”当时,还不到10岁的我哪里懂得什么是自信,只牢牢记得妈妈说在跳板上一定要微笑,那样才美。在比赛中,不管多紧张,我总是把微笑挂在脸上,因此,我赢得了观众、教练和裁判的喜爱。

妈妈教我的微笑,是我这辈子

最大的财富,陪着度过了我人生的很多艰难时刻。

8年前,爸爸种了几棵樱桃树,这些年都结满了樱桃。他从来不去摘,总是笑着站在一旁,看邻居们去摘。今年我回家,刚好赶上满树的樱桃。爸爸每天早早地站在一棵结得最满的樱桃树下,告诉邻居们:“今年敏敏回来了,这颗樱桃树要留给妈!”

樱桃的味道有点酸,有点甜,我回家的那些天,只要路过都摘两颗放进嘴里。爸爸看见我吃,笑得非常开心,而我能为爸爸种出的味道而更加甜蜜。

不管父母有多少身份,对子女而言,只有那最普通的一个;不管子女有多少身份,对父母而言也只有那最普通的一个。这种平凡与平凡、普通与普通之间,却融入了世界上最大的爱、最深的感情、最长的思念、最强的力量。

退役后这么多年,我经历了很多辗转,对比曾经山峰一样险峻的生活和今天舒缓的平原,我觉得我感受到了什么。

是什么呢?是平凡。

今天的平凡恰恰是当年我在职业生涯里认为的不平凡、不可得,也正是这种缘故,让我以珍惜、珍视的心态,深入平凡生活的腹地,发现了美丽的风景,我看到了一片片陌生慢慢打开的惊喜,看到了更多的人更多不同的世界,看到了花草只吸收那么一点点水分也要全力展开自己璀璨的绿色,看到了自己开始咀嚼而不是吞咽爱。

翻开平凡生活的石板,原来竟有这么多坚持、这么多付出、这么多不易茂密丛生。(完)